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七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五

史部

宋書卷七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

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  
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  
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  
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  
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  
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  
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為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  
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

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  
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  
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  
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  
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  
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員郎魚  
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

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  
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  
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  
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  
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羸辛邁紛昭懷不端謀折  
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頴實發望汨心欬  
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美之等誅徵  
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  
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  
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  
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  
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  
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稽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  
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  
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  
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  
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  
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



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間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

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雜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

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  
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  
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  
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  
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  
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  
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

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  
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  
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  
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  
苟銳之志馳傾軋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  
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  
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  
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

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慙如深夜撤燭銜聲如氣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為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為豈識量之為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

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

定其當治遽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  
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  
流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  
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  
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  
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  
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  
馬則差的馬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

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  
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  
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  
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  
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  
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  
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  
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雖爾眇末猶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  
得而人心塞矣朴博菑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  
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儼况遭非  
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  
使言必諍慮賓友清耳笑不傾嫵左右悅目非鄙無因  
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  
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咲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

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  
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  
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  
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  
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  
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  
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膏者幾  
既膏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戒

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  
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  
意可為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  
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  
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  
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  
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  
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

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  
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  
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  
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  
難識道愈堅古人耻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  
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燠心智耗真情傷人  
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  
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

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  
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  
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  
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  
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  
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  
而彼定不然奕慕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之  
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

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  
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  
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  
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  
在何恤人言嘖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  
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  
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  
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

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  
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  
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  
待克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篚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  
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蠹穢者就之  
艱難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  
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  
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

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  
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  
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  
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  
懃斲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  
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判戾斯為甚  
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  
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哀沒畏遠忌聞影迹又



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革罔顧高  
識有人至此實靈大倫每思防避無通問伍覩驚異之  
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  
謗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  
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  
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  
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  
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

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  
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  
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  
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  
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  
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  
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為通

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  
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  
生之具豈閒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  
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嗟量腹而炊  
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  
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  
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己為度者無以自通彼  
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

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  
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無懷曲  
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  
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  
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慙有之識幼壯  
驟過哀耗驚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  
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慕  
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

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  
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  
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慙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  
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修若  
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  
紀自著燕居畢義劉湛誅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  
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

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  
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  
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  
已交遊闖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  
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  
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  
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  
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

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  
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  
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  
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  
疾馬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止色此三台之坐  
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  
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

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歷盡身彫曰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腴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憊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叩首卿位尸封典肅



祇朝校尚惡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  
闕躬親息糗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  
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  
暮仰企端闡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為  
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為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  
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劬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  
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  
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劬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

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幼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  
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  
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  
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  
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常語竣曰平  
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  
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  
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

故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奐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

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慝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三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顏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

臣承蒼

按穆

之三子慮之式之貞之無名憲之者此憲字疑誤

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臣

承蒼

按顏延之集為刺史張邵作篇首稱維有宋五

年是時湘州刺史正是張邵非紀也

凡生之具豈閒定實○閒顏集作簡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六

史部

宋書卷七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燾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竝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燾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燾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

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  
桓脩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  
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効勞王家雖  
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  
軍事員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  
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  
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



塗炭寧一六合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  
從不許以為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  
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  
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  
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為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  
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  
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  
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

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  
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  
質少好鷹犬善捕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  
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為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  
元年為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為江  
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為太祖所知徙為給事中  
會稽宣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  
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

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為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  
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  
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為益  
州事未行徵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  
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  
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  
發復為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  
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

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樵王義宣司馬  
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汝  
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即統  
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  
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  
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  
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  
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

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穴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竝為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盾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

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為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守百頃行至濁水為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為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為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竝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既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太守沈璞完為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

以百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  
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既破崇  
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脩守備莫不完  
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  
質求酒質封搜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  
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  
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  
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為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

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竝斷燾與質書曰吾  
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  
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  
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  
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  
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  
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  
軍開飲江之徑爾寔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



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  
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  
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鑱縛載以  
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  
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  
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  
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  
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

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

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彊  
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人  
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上堅密每  
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  
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  
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  
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  
質功以為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

軍寧鑾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為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顗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頴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

質舉義並逃亡劬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  
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  
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  
譬令還咸復本位劬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  
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  
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  
亭即位以質為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

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  
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  
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  
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  
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  
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益口鈎圻米輒散用之  
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  
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閭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

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  
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  
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  
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  
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  
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  
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  
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

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  
富貴之情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  
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  
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  
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  
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叛瑜弟弘為質府  
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  
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盖



以先疑後順忠馬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  
宣育愆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  
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實繁有黨或染  
凶作偽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  
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  
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陞  
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宸席圖蔽於流議投杼  
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

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  
慙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  
宵憤撫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  
前邁星言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  
鼎素望既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  
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  
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  
輔匪躬茂節末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渙浥之情以失

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  
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  
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  
宣遣諮議參軍劉謨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  
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築  
偃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  
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  
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

興邦紹歷之明算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  
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啟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  
疆夷陂遞來邁茲凶難國禍寃深人網鬱滅主上聖略  
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  
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  
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  
効為心專方益民惟以侵剝為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  
是以康周阨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

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鸞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  
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  
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  
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  
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  
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  
歎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  
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

重關自開偽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  
足旣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勲莫  
己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  
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  
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為疇自恣醜薄罔知涯  
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  
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  
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  
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  
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  
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  
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  
廝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  
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承  
相威重位尊任居今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

冲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卻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  
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  
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  
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  
所守功弗由己必為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  
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  
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  
政蔑聞重賦深掠縱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



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幼未禽凶威  
猶彊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  
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  
育為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  
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  
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思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  
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  
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

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  
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  
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觸連旌首尾風合驟騎竟陵王  
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  
世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啟八鑾搖  
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  
以上臨下易於轉圜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  
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

大節誓不可犯冠屨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  
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  
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寇手  
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為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  
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書  
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  
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  
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

之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戰死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

自行義宣遣劉謩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  
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  
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  
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衆悉降  
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  
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  
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

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既至  
沖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  
摘蓮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  
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  
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臣義  
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窮  
愚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辜過  
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

議須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  
庶為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為征  
虜將軍雖州刺史質留子敞為監軍將敦自隨至是竝  
為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敦弟  
敞太子洗馬敞弟敷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  
同誅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  
鄱陽太守杜仲儒竝為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  
任蒼之字處茂樂安人也厯世祖南平王鐸撫軍右軍

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  
儒杜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質質遣  
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為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為尚  
書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  
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  
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勲之  
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大



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  
襲偽雖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為輔國將軍雍州  
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荀林逼江陵宗  
之率眾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  
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  
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  
馬筋力絕人為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  
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

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為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羗項之  
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為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  
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  
致誠以笮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  
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  
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為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  
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  
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

燾以克宿衛甚知待之偽高梁王阿叔泥為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為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為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闕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

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為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為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其沈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為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為山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

迎喪還葬國都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  
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  
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  
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  
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  
平王鐸曰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  
虜兄弟闔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  
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

遠夷庚壘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  
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殫過半  
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  
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  
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  
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  
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  
遣歸底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

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下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  
中書郎魯秀志幹列到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  
招集義銳梟剪熒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  
翟歸晉積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  
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  
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營  
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  
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宗安二

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季也虜毀其墳墓明季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



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  
秀縱兵力戰虜乃還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  
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  
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  
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  
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  
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  
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為使持節督豫司

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  
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  
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為  
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  
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為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  
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  
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  
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

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  
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  
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  
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  
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  
臧質等竝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  
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  
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縣不聽進

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  
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  
軍薛安都步騎為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竝會安都  
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  
宜進止幼緒僂引軍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  
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使安都進軍與爽相  
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  
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為部下所斬送進平壽

陽子弟竝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  
當繼謀之俱下雒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更遣秀擊  
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  
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  
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北走衆叛且盡秀之向城上射之  
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韋處  
穆楊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  
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為長史以輔爽太

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

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  
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  
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  
孔璨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  
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  
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  
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為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  
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閭與宗

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  
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  
太宗即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  
閤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  
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  
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  
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  
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



一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孫沖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為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

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輿謂之曰四方並反  
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  
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  
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  
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為統  
但當相與効力爾方輿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  
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  
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

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  
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  
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  
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  
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  
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為賊  
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  
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尅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張  
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  
湖顗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  
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  
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  
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  
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食盡遣千人

在南陵迎米為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  
顓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貲財珍貨殷積  
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為少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  
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  
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  
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  
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  
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

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為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為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

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  
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  
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  
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  
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  
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  
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  
以清泗既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為非宜往反者七上大

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  
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為吾行邪  
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  
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  
為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  
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  
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  
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



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  
淮陰以為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兖州刺史追贈姜產  
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為吳興太  
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為持  
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  
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  
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  
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

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  
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  
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  
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  
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  
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  
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  
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雖益梁

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  
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  
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  
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  
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  
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  
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

軍主孫同沈懷輿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  
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聞外朝廷疑憚之  
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  
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為未  
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  
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  
蕃撲討蠻蜒可彊克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

歸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憚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  
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  
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為名郡  
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  
東建平為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  
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  
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  
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為

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  
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  
以攘兵為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  
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閭高道慶家在江  
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  
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  
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衆繕甲姦  
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

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斫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雒州刺史張敬兒梁

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



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  
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  
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  
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  
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  
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  
江陵使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  
意甚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

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出  
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  
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冠賤  
屨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  
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  
庸賤擢自閭伍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鐫山裂地腰  
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  
受督志屏即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璆璫罕入箕賦深

歛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豁壑其性  
從始至終汙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阡卒結釁外  
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  
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  
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  
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  
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

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  
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  
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  
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侯伯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  
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  
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  
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

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  
事軍主程隱雋輕艦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  
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  
州刺史統馬軍主沱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  
軍統馬軍主張文禧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  
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穴從僕射軍主  
成置等鐵馬五千龍驤後敵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

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瞵鶚視顧盼則前後風生暗鳴  
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敵能堅  
然後鑾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  
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輦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為羣  
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敵營壁  
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  
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珥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  
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

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  
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  
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  
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  
七國連兵之勢隗躡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  
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  
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為豎子笑況乎行陳  
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

沈攸之出自寒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卯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為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為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



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  
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  
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聖量深  
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峭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  
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  
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  
己以為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辜一也又攸之累登  
蕃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

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竝  
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  
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辜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  
恒用姦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威迫羣蠻騷擾山  
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  
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  
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辜三也去  
昔桂陽奇兵闕起京師內壘宗廟阡危攸之任居上流

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實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  
遣弱卒三千竝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  
之日委臯晉熙何其平日輒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  
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臯四也又攸  
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絆行侶  
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  
土叛亡入境輒加攤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  
之臯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

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  
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  
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  
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  
君陵上大逆之辜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  
鷄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為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  
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遘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  
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

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辜七也廢昏立明先代  
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內畿川塗弗遠  
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  
典所誅此其大逆之辜八也昇明肇厯恩深澤遠申其  
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竝加崇  
授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  
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讐讐此其大逆之辜九也攸之以  
谿壑之性含梟鴟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况乃舉兵

內侮逞肆姦回斯實惡熟臯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  
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  
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  
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  
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讐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  
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裂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  
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  
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

燒山之焰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為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賤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容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

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優不犯關陵漢期一  
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髀卷鐵之將烟騰飈迅容  
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官位重  
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  
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  
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  
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  
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



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  
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  
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  
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  
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  
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  
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  
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

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為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尅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為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塋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

去職在家為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  
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為義興公主後雍  
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  
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  
與親舊以此為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  
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  
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

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  
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  
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  
名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  
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  
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  
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  
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

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竿皆如此初攸之賤  
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  
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  
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  
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為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  
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  
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

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

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

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竝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盆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或為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  
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  
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  
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  
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  
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  
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  
一也

宋書卷七十四

宋書卷七十四考證

臧質傳禿頂拳髮○禿南史作頽六書故頽首禿也

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  
毛熙祚亦受統于質○崇之監本作澄之

臣龍官

按

上言胡崇之領質府司馬此言崇之副毛熙祚於文  
極順不應別作澄之但下文即言使崇之澄之二軍  
營於山上而本傳之前並未叙出澄之事當有闕文  
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蔡當作竺或超下另

有竺超二字

兩岸築偃月壘○監本岸作圻偃作堰今從南史改正  
魯爽傳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  
祖於尉武○臣承蒼按庫仁真當是彼時番語勇健

之稱南史侯景傳言勇兼人名為庫真部督當是此  
義也劉祖諸本並同據劉康祖傳劉下應是脫一康  
字

中書郎魯秀志幹列到忠誠久著○列到二字不可解

林邑國傳亦有檀和之忠果到列之語

當繼謀之俱下○謀南本作湛謂徐湛之也當從之  
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監本闕  
江陵二字今從南本補入

宋書卷七十四考證

謹案卷七十三第十六頁後四行常乘羸牛笨車  
刊本車訛軍據監本毛本改

卷七十四第四頁後三行守百頃諸本守訛宋據  
氏胡傳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南賊前鋒孫沖之諸本孫訛  
鍾據晉安王子勛傳及鄧琬傳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七十五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三十七

史部

宋書卷七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

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  
於楊列橋觀關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  
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荅不  
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諱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  
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  
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  
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

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

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

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

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

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

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

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

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共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

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雒頭即命為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尋出為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

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矐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以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

闕二字

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

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  
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  
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廼誠猶有歎哭  
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思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  
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  
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  
萬有為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  
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



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  
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  
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  
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  
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  
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  
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  
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

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  
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志生臣感先  
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  
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  
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辨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  
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憚猶懷匪遜脫以  
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  
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

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  
所辨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實  
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  
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  
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  
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為征虜  
將軍吳郡太守期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

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  
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  
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  
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  
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為武  
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  
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  
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

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僂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

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  
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  
會琅邪遷改即蒙勅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  
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  
臣釁積禍并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  
營情事負舉猥多賜蒞宣城極其窮蹙仲春移任方冬  
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為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蹇在郡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

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勅亡從兄僧綽  
宣見留之旨閤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  
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  
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  
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閤疾  
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  
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  
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蘄懇備執初願乞置江湘遠郡

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  
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  
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  
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  
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  
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



四表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  
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  
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  
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  
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  
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  
懼網墨沉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  
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

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  
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慙累家業臣甘其  
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  
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  
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  
親以為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  
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辰合芳離蜺遐邇  
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

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  
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  
不泯之澤夫讓功為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為美臣榮采  
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慙又妻子為居更無餘累婢僕  
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  
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昏底心氣沖弱神志衰散念  
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  
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為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

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  
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  
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  
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  
南彭城蕃縣民高闔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  
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為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  
司空參軍闕干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

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  
殺諸大臣以閣為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  
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閣事陷之下詔曰  
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  
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慝爵遍外內身窮  
榮寵曾無在泮食堪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  
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  
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

河之形遂脣齒高閣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  
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  
法為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覲固  
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  
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  
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  
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  
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

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為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為毛詩助教為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反不即啓聞與閣共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為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為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

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為竣  
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  
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  
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  
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  
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  
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  
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



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  
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  
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  
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  
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  
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初沙門釋僧  
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  
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

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  
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  
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  
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  
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卧内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  
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祚以為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

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  
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  
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  
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  
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  
官長以竣為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  
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竝各產男上

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竊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

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  
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為品詔可鑄  
錢形或簿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  
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  
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  
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  
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  
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

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為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為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

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  
銅盡事息姦偽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  
為財翦華利用於事為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  
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  
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  
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為利利在偽雜  
偽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歛取輪郭藏為永寶愚謂上之  
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歛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

對易誰肯為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夫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偽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然項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

闕二字

鉛錫衆訴



耳越若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  
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  
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  
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  
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  
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  
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  
偽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

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豈  
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為轉少而市  
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  
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  
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  
求贍之道莫此為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  
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  
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為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

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暨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

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  
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  
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  
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  
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  
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  
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  
錢劣於此者謂之縀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

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  
唯禁鵝眼錠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  
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  
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慙  
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問閭不窺官  
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壟畝饑寒交切先朝  
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厠仕進之末陛下  
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

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閔  
殷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  
未三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  
臣與侔貴方欲諱歟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  
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  
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議災謫之興懼必  
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  
指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維繫苦疾者也伏願陛下

察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  
方茲為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餽一月息米近  
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  
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  
自即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  
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  
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  
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

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皙為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



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  
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  
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  
諱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  
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  
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即加謗  
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  
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

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誅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  
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  
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  
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  
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  
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  
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

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

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

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多虎寇

狼貪未足為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實唯

害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便加大戮

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

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  
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為下事上誠節  
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  
之於前為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  
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疆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  
集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胃解帶義止賓僚  
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

馮玉負宸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  
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歎宋昌之報上賞已行  
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  
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  
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七十五

宋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僧達傳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辨情有不疑○  
得司者則四字不可解者字或當作考

顏竣傳夫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  
一旦二字監本訛作亘今改正

衆訴耳越○訴監本誤作所字書無所字今定作訴言  
錢法弊壞衆人交訴之聲溢耳也

史臣論嫌怨既萌○萌監本誤作前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五考證